

摘要

本篇論文是從愛欲這項議題作為一個起點來加以開展。主要的焦點放置在為何愛欲的議題鮮少有人加以關注。究其原由，這與理性霸權的現象息息相關。啓蒙時代以來，理性作為一種認識觀，原本是人自身用來探尋世界的一種方式。然而，這樣的一種認識觀逐漸地被加以窄化，成為一種無上律令。如此一來便形成一種奇異的現象，理性要求所有的事物都必須言之有物，換言之，能提出一套解釋與說明的流程。而愛欲的議題正是在這樣的要求中，被理性斷然地棄置與否定，因而也就不受關注。對於理性而言，愛欲這種混亂、無秩序地事物僅僅只是一種例外，一種殘餘。

事實上，在此突顯出一種二元對立的框架：即理性/非理性的對立。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樣的對立並非總是勢均力敵。嚴格來說，這是一種傾斜的天平，低下的那端無疑是理性那一面向。這是自啓蒙以來的特有情況，一種理性日益獨霸的境況。然而，這種理性霸權的社會某種程度上卻是以人自身的客體化歷程作為其最終代價的。通過一種排除與納入的機制與手段，理性逐漸地將所有的萬物都屈從於自身的邏輯之下，而這樣的情況也一體適用地運用在人自身之上。職是之故，人自身也成為一個死氣沉沉地物而已，不自覺地服膺於理性的內在理路與邏輯。然而，面對這樣的桎梏，人並非總是無能為力且束手無策，至少，我們可以在海德格與巴塔耶的取徑中找到一點逃離的可能性所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若是從巴塔耶的角度來說，那種總體性的外在世界總是遠遠大於理性的範圍。因而理性在面對複雜且多變的外在世界的衝擊與威脅之時，它並非總是真正的對之提出一套正確且符應外在世界的作法，因為從邏輯上來說這是不可能的。想反地，它是透過一套排除與納入機制運作，在自身的界限之內尋求一種可替代的對象，來借指那無邊無際的外在世界。事實上，愛欲在本篇論文中便是擔負這樣的角色，是用來指越那個既不可見也不可知的外在世界。因此本論文所試圖呈現的便是理性如何通過對於愛欲等異端思想的排除與納入的手段來穩定自身的邏輯之作法的展現。

關鍵字：理性、愛欲、排除與納入